

恐怖の笑

田 濤 著
永 心 著

目錄

恐怖的笑		(一)
射手		(二七)
黃礮山		(四〇)
巷戰		(四八)
麥德		(六〇)
胞敵		(八三)
血泊中		(一〇〇)
歸來		(一三一)

恐怖的笑

(一)

一輛笨重的北方式的大車上，載着我們幾個走不動的伙伴，還有一些文件，彈藥，和兩個受傷的弟兄，車後面散亂的走着一些人影。

烏雲遮住了殘月，四週都是黑沉沉的，大地像死去一般沉靜，恐怖，每個人的心都像拉緊的弓絃一樣緊張，除了軋軋的車輪響聲外，便聽不見另外什麼響聲了。一股冷風吹透了我們的破棉軍服，但是因為幾天行軍的顛簸生活，使我們車上這幾位弟兄個個都沉入了夢鄉。

『口令？——站住不准動！』

這聲嚇人的喊叫，把我們都從夢中驚醒，我們分明曉得這是自己人，但聽得他的槍口對準我們，看見前那個模糊的人影，槍口在對準我們，却使我們担着他的手指一疏忽，彈匣立刻飛到我們身上來；又懷疑着萬一他是敵人哨兵，那就糟了。

車上一個那小的弟兄，手緊抓了我們的衣服抖顫着，嘶聲的叫着：

『他不要開槍打我們哪！』

本來現在已成混戰狀態了，自己打死自己人也不會低命的，槍擒在手裏，誰肯放鬆那一剎那間的機會呢？……

『自己人啊，同志！』車旁邊一位弟兄說。

『拿證據來。』

『我們是××師的，不信看符號，別的沒有什麼證據的。』

那個警戒兵端着槍走近大車，槍上上着明晃晃的刺刀，在黑影裏模糊的看見他瞪着兩個大眼睛向車裏望了望，又望了望車後面的幾位弟兄：

『走，快走，再遲一會兒你們腦袋就給敵人削掉的。』

我們又驚又喜的揚起大鞭又抽着老馬的脊背了。

四週都是空闊的黑茫茫的平原，冷風吹着草樹搖動，一位弟兄忽然叫起來：

『火！——火！——』

我抬起頭向後面一望，可不是看見一個村莊的黑夜裏燃燒起來了？接着，在我們左

面右面前面都有熊熊的火焰從樹叢中燃燒起來。這都敵人放的信號火，給我們示威的，表示那起火的封鎖已鬆被他們佔領了。

現在我們已經在敵人的包圍圈子裏了，大車上的幾個伙伴都有些不鎮靜，有的從車上跳下去，把自己的手槍裝滿槍子，有的雖然沒有跳下車去，在大車已經把閃光的刺刀上在大槍銃口上了，火光照耀出大車後面一些弟兄們面孔的輪廓，蛙舌帽下的眼睛都像餓狼似的閃出火光，槍都緊端在手裏，彷彿時刻時刻都準備和敵人拚命似的。

冷風吹動着樹枝發響，空闊的鄉野裏，荒草也在發響，黑暗，恐怖，寒冷，寂靜，……包圍着大家，四週的火光仍在蔓延燃燒，前面一片黑暗裏也冒起了火焰，黑烟一直衝上雲霄，發出清淅的比剝燦響，漸漸與附近的火焰連接起來，一直延長到三四里。

我也不知什麼時候把自己的毛槍從木盒裏掏出來，緊握在手裏。

經過一個小村鎮，這村鎮裏的人們都逃空了，這裏沒有我們的軍隊，也沒有敵人，我們的目的地本來是這個小村鎮，預備停在這裏住宿的，但是看見這種恐怖的情況，又不知戰情如何，我們便又拐過老馬，朝着空闊的草原裏一條大路走去了。

我們大家都抱定：「要死大家一同死」的決心，端着槍向黑暗的路上走。離開小村鎮

約摸一里路光景，那個小村鎮裏也冒起火花了，烟圈兒打着旋子飛上去。

哧哧哧哧

一排空輕機槍飛掃過空中，這機槍的響聲與我們的槍聲不同，我們斷定這是敵人，坐在大車上的我們幾個伙伴都跳下車來。

(二)

爲了避免給敵人發現目標，我們就把馬車停在小樹叢林裏，站上兩個哨兵，其餘弟兄們都便倒在荒草地上睡熟了。

老馬也得疲勞得臥爬在一旁，不動一下的臥住閉住，眼睛睡，……

敵人的騎兵成行列的從附近大路上飛過來，這時候，睡著的弟兄們也都被喚醒了，機關槍早已架在樹叢裏，他們都爬伏在地下。

「打吧！」一位弟兄說。

「不，不能呀，我們只有十幾個人，要是被他們發現我們，我們這幾條人命算不了什麼，要緊的是大車上的文件和彈藥呀！不，不能打，……」一位身子高長的弟兄小聲說。他的眼睛，因睡眠不足而縮陷進骨窩中去，很小，但却仍表露出一雙精靈的光，

嘴唇的鬍子好久沒有刮剃，亂蓬蓬的，臉上堆積着污垢的泥濘。弟兄們都蒼老了許多，……

我們爬伏在地上望着都一隊騎兵飛跑過去了，影子漸漸縮小，消失在大地黃塵裏。
「現在我們沒有頭目，胡亂的出主意要失敗的呀，我們一定要推出一個發命令的頭目來不行呵！」一位弟兄說。

我們大家推選出了一個頭目，頭目有絕對的制裁權，假如那一個弟兄不聽受頭目的指揮，不服從命令，頭目有權利處罰。我們陷落進敵人的包圍圈裏了，同難的弟兄們都抱定死就一同死的決心，大車上的文件和彈藥，在緊要關頭時就將它炸毀。

頭目是個精靈矮小的人，他是一個不識字的農夫漢子。

陰曆二十幾的夜呵！天空黑得像飛飄着天鵝絨毛，一塊塊的叢樹和村影像塗染上墨汁一般黑。我們又揮搖起大皮鞭，抽着老馬脊背往草原的路溝裏摸索行進了。

頭目把大家編成三個小組，每一個小組有一個小組長，派一小組弟兄在馬車前五十米達探索敵情，於必要時便發信號作準備，破壞老馬車上的文件與彈藥。兩組弟兄保護老馬車，受傷的二個弟兄坐在馬車上，老馬搖擺着耳朵在黑暗裏拖着呆重的二輪大車發

出轆轤聲。

黑暗，恐怖，空闊的草原裏，吹過一陣陣的冷風，我們經過了幾個很小的村寨，沒有遭遇到敵人，我們已經有兩天沒有吃東西了，每個伙伴的肚皮裏都餓得像車輪一樣轆轤發響。

小村寨裏的百姓們，在白天都帶着他們的鍋，碗，米，柴，跑到山丘裏或樹叢裏爬着，白天的村寨是空虛的，什麼東西都尋不到吃。夜間，他們才悄悄的從樹草叢中和山丘背後爬回來。在一個小村莊裏發現有火光，我們向着那火光走去。

『哦，老鄉，給我們點東西吃呵，我們餓了三天了。』一位弟兄說。

一個老農夫在一間草棚裏燒火，熊熊的火舌舐着爐灶門口，大鍋裏的水被火燒得滾沸着，滾水裏翻滾着一塊黑東西。

老農夫看見我們來了，便對我們癡笑着，寬大的臉上閃着火光的縐紋隱現着不尋常的陰臉，他手裏拿着一根木棍，驟然一下子向我們頭上擲過來，險些就擲中了我們的頭，我們都大怒了，這個妖精，老農夫，却仍舊對我們癡笑，又抬起第二塊木柴準備擲過來時，一位弟兄便躡過去把他的胳膊擒住了。

「呵，你個漢奸，爲什麼擲我們？」

「你把我們的豬吃掉，還的，還要，……」

他力氣很大，兩個弟兄幾乎都沒辦法擒住他，他怒瞪着紅色眼珠拚命的掙扎，張開嘴露出兩排黃牙齒要咬人。

我們舉着火把他的水水鍋裏，煮着一塊黑東西，用棍子掀起一看，原來是一張豬皮和四條豬腿，皮裏的肉都被挖空了。

老農夫沒有力氣再掙扎，發瘋的哭泣着：

「媽的，你們這些狼心狗肺的小日本鬼兒，……活剝了我的豬，……」

他又用力掙扎，像一個有氣力的牛一樣，把擒住的兩個弟兄用力一甩，便甩到牆角落裏去，他揮動起他的拳頭向我們的頭上背上亂捶起來，他瘋了，他簡直是瘋癲了，兩個眼睛瞪得令人恐怖，地上許多的柴棍都被他擲過來，在空中嗚嗚的飛叫，……

我們用什麼方法給他解釋我們是中國軍呢？我沒有法接近他，便都退出了小草屋，小草屋外面還停着我們的馬車呵，老馬餓得也爬臥在黑暗的車轍中在喘息了。

瘋農夫從草屋中提出那塊水淋淋的黑豬皮向我們身上拋過來。我們又飢餓又疲乏，

極想安靜的休息一下吃點東西，再沒有氣力來和這瘋子鬭鬪了，便和平的給他解釋我們是中國軍，但是他怎麼能相信我們呢？因為他是瘋癲得神經都麻木了，我們畏懼這瘋子，便躲開他遠遠的，把老馬也拖到黑暗的一個角落裏。

(三)

我們辨認出這裡是個小鎮城的一角，……黑暗，靜寂，恐怖的夜，把這一切房屋都塗抹得像墨炭一樣，這角落的房屋都是空洞的，什麼東西都尋不到吃，幾個弟兄不知從什麼地搜索到一包白米，便把大車上的鍋搬下來，架在一間破草屋裏煮起稀粥來了。

「餓餓咱們的老灰吧！」一位弟兄對我說。

老灰就是我們這匹馬的名字，那位弟兄用木斗提了白米來，又提半木桶水來，老灰並不吃米，却先飲完那半木桶水，然後把頭舉起來向着天吐吐氣，又把頭伸下木桶去還想飲水，那位弟兄再提桶半開水來給牠飲完，牠才開始嚼白米了。

稀粥煮熟了，我們喝過稀粥，身體溫暖了許多，也感到輕鬆解除了許多疲乏，這時候，那條殘破的淡月才從殷黑的山丘裏飛上來，大地上可以看到一些景物了。

我們把老灰卸下車來拴在一棵小樹上，叫它也歇歇喘一口氣，我們的頭目派我和一

位弟兄們放哨，站在叢林的陰影裏，其餘的弟兄便都躺在大車下面休息了。

月亮越飛越高，像一隻殘破的眼睛一樣窺視着沉靜恐怖的大地。十月的天氣十分寒冷，天空上的星星和月亮光遮蓋得稀疏了，我瞪着兩隻大眼睛忠誠的盡着我的職務，向有月光的田野和路上瞭望，那發亮的路上忽然發現了一條人影，這不是敵人嗎？呵，不，他並沒有穿着軍服，却是光禿的頭頂，手裏提着一塊水淋淋的黑東西，細細的瞧，才看出他是那個瘋農夫，曾給我們毆打過的瘋農夫，手裏又把那塊破爛的死豬皮提來兩隻眼睛向着我們閃光。

『唉，那瘋子又來了。』我喚叫着身旁打盹睡的伙伴。

另外那位放哨的弟兄把眼睛揉揉，向着月光地裏窺望：

『可真是，那傢伙又來找麻煩了。』他便把子彈維上槍膛：『我一槍撂倒他！』

『不，不要，他終是一條性命；我們別傷害他。』

但這時候，那瘋子已走近了我們，兩顆眼睛瞪得大大的向着這一叢樹影裏伸着頭窺望，把手裏的黑豬皮舉起來：

『是，就是你們把我們的豬剝了，……』

他赤裸着脚，上身只穿着一件單薄的小褂，下身只穿着一條破爛污穢的棉褲，一步一步走進了我們的叢林，血紅的眼睛突出來，不轉動的得更大了。

「真討人嫌，來，咱們把他捆起來！」那位伙伴說。

這瘋子彷彿聽見了，向着小市鎮的街一溜溜煙似的跑去，拖着那張黑豬皮，一面跑一面還哭喊着：

「他們要剝我的豬了，他們要剝我的豬了，……」

他跑進小市鎮街頭，街市上被他激起了一陣騷動，幾聲槍噼噼的從那裏發出，那瘋子喊聲漸漸隱約了。

睡在大車下打鼾的弟兄們都被驚醒了，在那片土房子近旁的月亮下，站着一個載鋼盔的哨兵，槍上的刺刀在月亮下閃爍着，從他那頂鋼盔上發現圓紅的太陽的標幟，這是敵人的哨兵啊！

我們趕快去報告頭目：

「糟了，這鎮子裏住着敵人啊！」

我們這粗矮精靈的頭目也睜大兩個眼睛在大車下細細向那哨兵瞭望，我們距離那哨

頂多也不過一百五十米遠，哨兵發現了我們，便退回那片土房子裏去，我們把老灰套進車轆裏，拴好鞍帶，老灰拖着大車進入附近一片叢林陰影裏，我們已經抱定「死就大家一同死」的決心，我們還沒隱蔽起來，從相反的方向看見兩架烏龜形的坦克車爬過來了，還有兩輛裝甲汽車也從我們背後駛來。我們都說頭目的命令隱蔽起來，準備跟它們拚了。

我們前面，後面，左面右面都有裝甲汽車和坦克車向我們隱蔽的地方衝過來，這時候我們又想起了老灰和大車上的彈藥文件，……

噼噼噼噼……

駛近來一輛坦克車射過一排槍彈。我們隱蔽着不搭理牠，有兩輛坦克車半猜半疑的慢慢駛上來，又慢慢的無目標的打了一排機關槍，我們照舊不動，不響一聲槍，這兩輛烏龜似的坦克車不敢再前進，縮回頭又飛快的退走了。

過一會，四週月光下許多黑琳琳的烏龜們，一同向我們包圍過來，漸漸靠近我們隱蔽的地方，頭目發出命令，我們的手榴彈便像小鳥一樣飛過去，機關槍也是喀喀的叫起來。三位弟兄怪輕靈的一個人騎上一個烏龜的背，幾個手榴彈從槍眼裏塞下去，這三架

烏龜立刻就跌倒，它們的腸子肺臟都被炸毀了。

【捨死——死——死……】

一切生命彷彿在一剎那間都可毀滅，這時候，生和死的距離是極短促的。這許多無可奈何的烏龜們隊形散亂了，我們的伙伴們也不知都到那裏去了，只聽得子彈磨擦着空氣嗚嗚的叫，耳膜也早已被震麻木了。我們的老灰呢？我向着一片叢林望，模糊的看見老灰拖着大車子的影子，兩三個烏龜形的坦克車正向這裏滾着，我立刻想起大車上還有作戰的祕密文件和一大車的彈藥，我便往大車上拋過一個手榴彈去，恰好擲過了車宿，一聲比一千磅重的炸彈爆發聲還要大的聲音，連向這裏蠕動的兩輛坦克車也被震得翻個身，我的身體被拋起很高，我們那老灰的頭和四肢都粉碎了一大車的碎木屑都變成鋸沫一樣細小、滿天滿地的飛着，連那片叢木也都不見了，天昏地暗，世界彷彿被翻了一個過，我什麼東西都望不見，耳朵也聽不到聲音。

(四)

我朦朧的又望見那一塊殘破的月亮，但是天空已經發了銀白，都塊殘月的光輝並不怎麼樣亮，我感到左腿微疼，用了很大的氣力，才用手撐起上身，呵，我發現自己的上

身蒙了一層厚厚的塵土，我簡直被塵土埋住了，耳朵，鼻孔，眼睛，到處都塞滿的塵土，回頭一望，身旁那片叢林附近一個很深的土坑，老灰的尾巴和蹄子散在地上，這時候我才想起昨夜和敵人那一場惡戰，和我破壞那大車事的，像作了一個夢，……

現在我又發現我的左腿中了破片，流出許多血和泥土凝結成一團黑塊，我的臉感覺發疼，我整條身子都被爆炸起來的塵土蒙住了，我全身的衣服比乞丐的還要骯髒，帽子也不知飛到什麼地方去了。用手去摸摸臉，臉上也發現了血泥與砂粒，原來爆濺起來的砂粒把我的臉皮濺破，滲出血來，被泥土糊住了。

我望着手掌上的泥血和左腿上貼附的紅泥團，悲痛極了，我真想對着青天痛哭一場啊！我慢慢從泥土裏爬起來，但我那受了傷的左腿痛得太厲害，我掙扎着慢慢移動，啊，我從泥土堆裏發現了幾條血肉模糊的屍首，橫睡在狼藉的田地裏還有幾條，……

我掙扎着，和悲痛鬭爭着，切緊着牙關用兩條胳膊慢慢移動着我的身體，恐怖的清晨，太陽像哭紅的眼睛一樣，慢慢從潮溼的晨汽中升起來，把乾枯樹枝和牆壁都染得紅紅的，毀滅後的曠野十分沉靜，瀰漫着彈藥和血腥氣味。灰褐色的房屋哭泣着，沉落着枝條的樹叢哭泣着，黃褐色的田野也在哭着，……望不見人影，一切都被恐怖的氣氛

脅迫着，……

我心裏乾渴得厲害，像燒着一團火，很想找一點水喝。發現昨夜我們煮稀粥取水的地塘，我便向著那地塘移動，這地塘接近那片被炸彈炸毀的破爛房屋，那屋子裏沒有鬼子，現在我却不得不顧這些了，肚子裏的心臟像燃燒的熱鐵，只想喝一點水撲滅掉肚子裏的火陷啊！

我的身體要移動到那地塘時，我望見那片發亮的水光，還浮着一些枯草葉，破鞋，席片、

「好一個魔鬼呀！他怎麼又活了？」

忽然，我聽見背後有人說話聲音，像微弱的蒼蠅嗡嗡。我回頭一看原來是兩個頭戴紅太陽標識盜帽的軍人，這盜帽上的紅太陽標識和我昨夜在月亮下看見那個標識是一模一樣，他們倆都端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槍，油滑的圓面孔笑着，走到我跟前了。

「哎、你是鬼是人？」

一個把那刺刀的光刃對準着我的前額，嘻嘻的笑着說道。

另一個却提起我的耳朵。

『我們把他帶回去，看他並不是鬼，臉上的血都是碎砂濺破啊！』

他們用力提我的耳朵，想叫我站起來，但是我的腿子不能站，把我的耳朵提下來也沒有辦法的。最後他們拖我們胳膊，我却望着池塘叫：

『我要喝水呀，我心裏燒的慌，……』

他們在我的頭上磨着刺刀，罵我魔鬼，什麼聲音在我的耳朵裏都像蒼蠅叫一樣，他們不管我腿上的傷口，提起我來就走，現在我沒有一點力氣掙扎了。

這兩個戴紅太標幟盔帽的鬼子，一個拖着我走，一面咕嚕着一些我不懂的話，有時候哈哈的笑着，：

他們把拖在一塊空院裏，便像丟死貓子一樣把我丟在一個角落裏，我的左腿被震得起了一陣遽烈的疼痛，我立刻便被一圈兒鬼子兵圍住了，我現在簡直變成了他們的猴子一樣，只聽得他們的嘴裏咕咕着像鷄子像樣談着話，對我嘲笑着，向我的腸傷的處踢着

『你是個鬼還是個人？』一個鬼子問我。

『我自然是人，而且是中華民族的人，爲啥說我是鬼？』

他們都哈哈的對我笑起來。